

中華活葉文選 64

伯夷列傳 司馬遷著



- 一、伯夷列傳……………司馬遷 (1)
二、老子韓非列傳……………司馬遷 (7)

伯夷列傳

司馬遷著
嚴北溟注

【作者介紹】 見《文選》第3号《廉頗藺相如列傳》。

【說明】 这是司馬遷所著《史記》列傳七十篇中的第一篇。其中除簡單地記述了伯夷、叔齊的事迹并且加以頌贊之外，更表达了作者反对宗教神秘主义的哲学思想。

就司馬遷所記述的夷、齊事迹的真实性以及对之所作的歌頌而言，不是沒有問題的。孔子、孟子都对夷、齊表示过贊美。孔子贊美的，是夷、齊让国和不事紂那样的暴君；孟子贊美的，是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于恶人之朝”，都不曾提到叩馬諫武王勿伐紂和耻食周粟等事。司馬遷記載后两事所根据的，是《庄子》和《吕氏春秋》等书，但《庄子》书中本多寓言，亦即司馬遷所认为“空語无事实”者（参見《老子韓非列傳》）；而《吕氏春秋》的材料来源又即是《庄子》。因此，夷、齊諫阻伐紂和餓死首阳的傳說，就可能不是事实。《易·革卦》上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应乎人”，可見武王伐紂，是符合人民要求的革命举动。如果夷、齊真有因諫阻不听而不食餓死的事实，那也只能是表示他俩一种頑固的立場，有什么值得歌頌？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

出：唐朝的韓愈写过《伯夷頌》，頌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負責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頗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9頁）韓愈“頌錯了”，也正是司馬迁“頌錯了”的同一正确結論。

当然，我們并不因为司馬迁“頌錯了”人，而抹煞他这一篇文章在其他方面（如反对宗教神秘主义等）的价值。司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偉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汉代有数的、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在他作品中所刻划的人物形象也都是非常成功的。但在某些問題上，他还不能摆脱統治阶级的偏見。即如这篇文章中用“盜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作为坏人的典型来举例，也不是很正确的。根据史料記載，春秋、战国之际，确有“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盜跖其人，但这位盜跖正是领导当时奴隶起义的領袖，并不見得真的是一个吃人心肝的杀人魔王，不然，他又如何能在人民眼中“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傳而不息”（《荀子·不苟》篇）呢？

司馬迁所以反对宗教神秘主义，这是因为在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論”的神学体系，把儒学宗教化，使之适合于封建統治者御用的合法欺騙理論。司馬迁和他的父亲司馬談都是比較傾向道家而反对“定儒学于一尊”的思想統制政策的，尤其对董仲舒一派的宗教神秘主义表示不滿。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伯夷、叔齐餓死首阳山这一傳說故事，尖銳地提出一个問題：“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天，从董仲舒輩看来，是有意志的、能賞善罰恶的人格神，是人类命运

的最高主宰。而司馬遷則根据具体事实反駁道：那些“暴戾恣睢”、“操行不軌”的人，居然“終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絕”；而一般“行不由徑”、規規矩矩、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却是“遇禍灾者不可胜数”，这难道就是什么“天道”嗎？这不仅是作者对自身遭到污辱迫害的一种控訴，更重要的是駁斥了天可以賞善罰惡的宗教道德說教，同时也是对汉武帝左右那些卑鄙俗儒以及唯唯諾諾、钻营利祿之輩給以尖銳的諷刺。

夫学者載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①。〈詩〉、〈書〉虽缺^②，然虞、夏之文^③可知也。尧將遜位^④，让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荐^⑤，乃試之于位；典职^⑥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⑦。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难也^⑧。而說者曰^⑨：“尧让天下于許由^⑩，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时，有卞隨、务光^⑪者。”此何以称焉^⑫？

①六艺——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經》。这句說：学者們浏览書籍虽极广博，但还要从《六經》里去寻找可靠的材料。

②《詩》、《書》虽缺——相傳《詩》、《書》都經過孔子刪定，后遭秦始皇焚毀，多有缺亡。

③虞、夏之文——指《尚書》中《尧典》、《舜典》和《大禹謨》，因其中备載尧、舜禪让經過，故云。

④遜位——退位。

⑤舜、禹之間，岳牧咸荐——

舜和禹都得到了四岳九牧的推荐。岳，四岳，分掌四方諸侯的四个大臣。牧，九牧，九州的行政长官。

⑥典职——管理政务。

⑦授政——傳授帝位。

⑧这句說：这表示天下是最貴重的宝器，王位是最大的继統，把天下傳給人是这样的慎重啊！

⑨而說者曰——可是有的人却說。

⑩許由——相傳为尧时隱士。尧欲让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逃至潁水之阳、箕山之下隱居。事見皇甫謐《高士傳》。又見《庄子·让王》篇。

⑪卞隨、务光——相傳湯让天下于卞隨、务光，皆不受，并引为耻辱，投水而死。事見《庄子·让王》篇。

⑫此何以称焉——意思說，这又怎么說呢？

太史公^①曰：余登箕山^②，其上盖有許由冢^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④，詳矣。余以所聞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見，何哉^⑤？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⑥。”“求仁得仁，又何怨乎^⑦？”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异焉^⑧。其傳曰：

伯夷、叔齐，孤竹^⑨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聞西伯昌^⑩善养老，“盍往归焉^⑪！”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⑫，号为文王，东伐紂^⑬。伯夷、叔齐叩馬^⑭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⑮，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

①太史公——司馬迁自称。 ②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南，司馬迁曾到那里去訪問許由遺迹。 ③冢——坟墓。 ④吳太伯——周太王

长子，让位于弟季历（周文王的父亲）而逃于吳，孔子称其至德。見《論語·泰伯》。倫——类。 ⑤这句說：我所听到的許由、务光的德义都很高尚，但有关他們的文字，在《詩》、《書》里却很少看見，这是什么道理呢？ ⑥这

句話見《論語·公冶长》，意思說：伯夷、叔齐不記过去的仇恨，所以他們的怨恨情緒很少。 ⑦这句话出《論語·述而》，意思說：（夷、齐的）目的在求仁，而得到的也是仁，又怨什么呢？ ⑧睹軼詩可异焉——看他們留下来的歌辞，似乎还是有怨意，令人感到詫异。軼詩，指下文夷、齐所作《采薇歌》。

⑨孤竹——国名，傳为商湯所封，約在今河北龙卢到辽宁朝阳一带地区。 ⑩西伯昌——周文王，姬昌，时为西伯，为西方諸侯之长。 ⑪盍（合 hé）往归焉——何不去投奔他（西伯昌）呢。 ⑫武王——文王的儿子，名发。木主——文王的牌位。 ⑬紂——商代的最后一个帝王，以暴虐亡国。 ⑭叩馬——扣住繮绳，不让馬前进。 ⑮爰及于戈——就举兵作战。爰，乃，于是。

⑮叩馬——扣住繮绳，不让馬前进。 ⑯爰及于戈——就举兵作战。爰，乃，于是。

⑮叩馬——扣住繮绳，不让馬前进。 ⑯爰及于戈——就举兵作战。爰，乃，于是。

⑮叩馬——扣住繮绳，不让馬前进。 ⑯爰及于戈——就举兵作战。爰，乃，于是。

之①。太公②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③，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④，采薇⑤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⑥，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⑦、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⑧？于嗟徂兮⑨，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⑩？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⑪。”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⑫？积仁聚行⑬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⑭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⑮。然回也屡空⑯，糟糠不厌⑰，而卒蚤夭⑱。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⑲？盗跖⑳日杀不辜㉑，

①兵之——用兵器打他们（夷、齐）。 ②太公——吕尚，又名姜子牙，相武王伐纣，后封于齐。 ③宗周——归顺周朝。 ④首阳山——在今山西运城南。 ⑤薇——蕨，野菜。 ⑥西山——即首阳山。兮——古代诗歌中的语助词。相当于现代的“啊”。 ⑦神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以“教民稼穡”，提倡农事著称。 ⑧这句话：神农、虞、夏的太平盛时很快地过去了，我还能跑到哪儿去呢。 ⑨于嗟——感叹词。于，同“吁”。徂——同“殂”，死去。这句话：唉呀！只有饿死啊！ ⑩这句话：这样看来，他们是怨呢？还是不怨呢？邪，同“耶”。 ⑪这句话：天对人并不有什么偏私，它只是帮助好人。 ⑫这句话：象伯夷、叔齐，不是可以叫做好人了吗？ ⑬积仁聚行——仁德完备，品行高洁。聚，同“洁”。 ⑭七十子——孔子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七十，举成数而言。 ⑮鲁哀公问孔子，弟子谁为好学，孔子以颜渊对。见《论语·雍也》。仲尼，孔子字。 ⑯屡空（控 kòng）——屡陷穷乏。 ⑰不厌——吃不饱。厌，同“餍”，饱。 ⑱而卒蚤夭——终于早死了。颜回死时，年仅三十二。蚤，同“早”。 ⑲这句话：天所报善于好人的，又是怎样的呢？ ⑳盗跖——相传古时奴隶起义的领袖。“盗”是对他的污蔑称呼。 ㉑不辜——没有罪的人。

肝人之肉^①，暴戾恣睢^②，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③？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諱^④，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⑤，时然后出言^⑥，行不由径^⑦，非公正不发愤^⑧，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⑨也。余甚惑焉，儻所谓天道，是邪？非邪^⑩？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⑪。”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⑬。”举世混浊，清士乃见^⑭。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⑮！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⑯。”賈子^⑰曰：“貪夫徇^⑱

①肝人之肉——把人心肝当肉吃。事见《庄子·盗跖》篇，当系寓言，非真有其事。

②暴戾(利 lì)——残暴，凶狠。恣睢(虽 suī)——放纵，暴戾的样子。

③是遵何德哉——这是遵行的什么道德呢？④忌諱——避忌諱言之事，指法令禁止之事。

⑤或——有的人。择地而蹈之——选择好地方才下步，小心谨慎之意。

⑥时然后出言——到适当的时候才说话。

⑦行不由径——不走小路。

⑧非公正不发愤——不是公正的事不激起愤怒，指有正义感。

⑨不可胜数(暑 shǔ)——数也数不清。

⑩这句说：我很疑惑，如果有所谓天道的話，难道就是这样的嗎？还是不是这样的呢？

⑪这句说：主张不同，用不着相互商量。語见《論語·卫灵公》。

⑫这句说：假使富贵是可以求得的，哪怕拿着鞭子替人当馬夫，我也愿意干；假如是求不到的，那么我还是照着自己喜欢的去做。語见《論語·述而》。

⑬凋——衰謝。这句话见《論語·子罕》。

⑭见——同“現”，显露。这句说：当全世界都黑暗污浊的时候，清洁高尚之士然后出现。

⑮这句说：难道不是因为他們把道德看得那么重，才能把富贵看得如此之轻嗎？

⑯語见《論語·卫灵公》，意思说：君子所怕的，就是死后名声不傳于后世。

⑰賈子——即賈誼，西汉初年杰出的政論家。

⑱徇——同“殉”，为之牺牲性命。

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①。”“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云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②。”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③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④，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⑤，欲砥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⑦，惡能施⑧于後世哉！

老子韓非列傳

司馬遷著
嚴北溟注

【說明】 這是《史記》中關於先秦道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一篇重要傳記，全文包括的實際上是老子、莊子、申不害和韓非四人的傳記。

關於老子其人（包括姓名、籍貫、年代、生平事迹等）和其書（即《道德經》五千言的作者和成書時代等）的問題，歷來成為哲學史上一個疑案。我們讀司馬遷這篇列傳，就知道這個

①馮（平 píng）——同“凭”，依靠。這句說：貪財的人為財而死，壯烈之士為名而犧牲，夸耀權勢的人以爭權喪身，一般老百姓都為性命而努力。

②語出《易·乾卦》：“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意思是說，同類相感，物以類聚。這裡的“聖人作而萬物睹”，是說聖人一出現，其他杰出的人物也跟著顯露出來了。所以下文說伯夷、顏淵等人因孔子而名行愈是昭著。

③附驥尾——比喻追隨賢者之後。驥，千里馬。

④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意思說，岩穴隱居之士，或成名于世，或湮滅無聞，全凭時運，就是這樣的。

⑤閭（閭 lǘ）巷之人——普通的人。閭巷，猶言窮鄉僻野。

⑥砥（抵 dǐ）——磨刀石。這裡作動詞用，就是培養鍛煉的意思。

⑦青雲之士——這裡指德高望重的人。

⑧惡（烏 wū）能——怎麼能。施（意 yì）——延續，留傳。

疑案从西汉起即已发生。本傳里記載孔子适周見老子及其对弟子所說“吾今日見老子，其犹龙邪”一番話，出《庄子·天运》篇。《庄子》本多寓言，而一經引入正史就不能不把这位古代哲学家开始神秘化起来。接着司馬迁还添上了一个老子过关見关令尹喜的故事，并說他活到“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最后又把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实为一百零五年之誤）去見秦献公的周太史儋和老子同是一人的傳說也写了进去。这样，就更增加了老子神秘的色采。

当然，老子并不神秘。經過历来学者多方面的考证，我們可据以肯定司馬迁前一段話还是比较可靠的，即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老聃，春秋时人，年龄可能稍长于孔子，做过周王朝的官吏——“守藏室之史”，后退隱。我們所知道于他的大概止此，其余都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了。

《老子》一书，从他的思想內容看来，应该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仍基本上保留了老子本人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正如司馬迁在傳末所概括的：“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又說“老子所貴道，虛无因应，变化于无为”，可算抓住了老子思想的核心。至于說：“世之学老子者則絀儒学，儒学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謀，岂謂是邪？”則正反映了西汉初期儒、道两派在政治和学术上激烈斗争的历史真相。司馬迁站在同情道家的立場，有意把“定于一尊”的儒家和道家并列，貶低到只成为“百家”中的一家，从这里也就可想見他实际上贊成崇老黜儒的一番深刻用意了。

庄子是老子“天道无为而自然”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和发展者。司馬迁称他“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散道德放論，

要亦归之自然”，正是恰到好处的評語。汉时有黄、老之学，无老、庄之称，然司馬迁写了《老子列傳》后，紧接着就写庄子，以庄继老，实开魏、晋以后老、庄并提的先声。关于《庄子》这部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五十二篇，证以这里說的“著书十余万言”，可見原书确比現存晋人郭象注的三十三篇要多得多。书中內、外、杂分篇，大概是西汉以后的事。为什么司馬迁在傳里只提到属于今本外杂篇的《漁父》、《盜跖》、《胠篋》等篇，而无一字及于內七篇的篇名，可能因为他着重的在于說明庄子“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突出这点，也有很深刻的用意（司馬迁把孔子列入“世家”，作长篇叙述，并以“高山仰止”表达其衷心向往之意，可見他絕不反对孔子，反对的只是后世假借孔子做招牌和歪曲孔子学說的所謂“孔子之徒”）。《庄子》这书确是以“剽剝儒、墨”对后世产生了思想上的积极影响。它不仅是一部古代哲学名著，也是一部优美的古典文学作品。司馬迁說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对庄子的文章风格是个很适当的評述。

申不害和韓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申不害“学术以干韓昭侯”的所謂“术”，旨在“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实，操杀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轉引《韓非子·定法》），实际上是建議国君一套如何加强控馭臣下的統治术。韓非发展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更参合商鞅的“法”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統治术。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末期继荀子后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司馬迁对他在秦国被陷害

的遭遇，是表示深切的惋叹的。

长期以来，“申、韓”成了法家的代名词，正如一提“老、庄”即意味着道家一样。至于司馬迁为什么把道、法两家人物列在一傳？看来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从思想关系上看，道家的“自然天道观”和“无为而治”思想，实际上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基础。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多从继承和发展老子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来，《韓非子》书中有《解老》、《喻老》两篇，就是确证。

二、西汉初期，盛行黄老、刑名之学。黄老指道家，刑名指法家，可见道法合流是当时一种趋势，也同为新兴封建统治者所看重的两个法宝：道家的“无为而治”主张，成了汉初统治者采取暂时对农民让步、“与民休息”以恢复生产的政策的指导思想；法家的“法、术、势”和重刑罚思想，则基本上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控馭臣下、镇压人民反抗的必需工具。黄、老与刑名的合流，决定了老、庄与申、韓的同傳，司馬迁对这些学派人物的处理，可说是颇有眼光的。他在申、韓两傳中，都不忘写上：“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韓非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画龙点睛，暗示出把老、庄、申、韓合为一傳的原因所在。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①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②也。

①楚苦县——《史記索隱》：“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苦县在今河南鹿邑东。厉乡——一作賴乡。②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

孔子适周^①，将問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則駕^②，不得其时，則蓬累而行^③。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④；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气与多欲，恣色与淫志^⑤，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飞；魚，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⑥，游者可以为綸^⑦，飞者可以为矰^⑧。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隱无名为务^⑨。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⑩遂去。至关^⑪，关令尹喜^⑫曰：“子将隱矣，彊^⑬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迺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⑭。

①适周——到周的首都維（故城在現在河南洛陽東）。 ②駕——坐車。 ③蓬——草名，細叶，風吹則根斷而隨風飄轉。累——轉行貌。這句說：君子遭遇時運好，就坐上車子去做官；時運不對，就象蓬草一樣隨風轉移，可止則止。 ④良賈深藏若虛——會做生意的商人把貨物囤藏起來，外表上好像沒有貨色一樣。 ⑤恣色——姿態容色，指故意做作的姿態。淫志——淫欲之志，過大的志向。 ⑥為罔——結網加以捕捉。罔，同“網”。 ⑦綸——釣魚用的絲綫。 ⑧矰（增 zēng）——系有絲繩的射鳥用的短箭。 ⑨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他的學說以深自韜隱，不求聞達為主旨。 ⑩迺——同“乃”，於是。 ⑪關——相傳指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西南）。 ⑫關令尹喜——守函谷關的官吏，姓尹名喜。一說，“關令尹”是守關的官名，其名為喜。一說“令”是官名，姓關名尹，喜是喜歡的意思。《莊子·天下》篇以關尹與老聃并提。 ⑬彊（搶 qiǎng）——同“強”，勉強。 ⑭莫知其所終——沒有人知道他後來怎麼樣。

或曰：老萊子①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

蓋②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③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④。”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⑤。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⑥。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邛太傅⑦，因家於齊⑧焉。

世之學老子者，則紕⑨儒學，儒學亦紕老子。“道不

①老萊子——相傳春秋時隱士，見《列仙傳》；《漢書·藝文志》著錄《老萊子》十六篇，早佚。 ②蓋——同下文的“或”字，都是疑惑難信之辭，相當於“據說”。 ③史記——歷史上記載。周太史儋（丹 dān）見秦獻公——《史記·周本紀》載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秦本紀》亦有同樣記載，事在獻公十一年。按周烈王二年確即秦獻公十一年，時為公元前374年，上距孔子之死（前479）計一百零五年。上文云“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推算有誤。秦獻公，秦國國君，名師隰，前384—前362年在位。 ④這句話是太史儋的預言，《史記》書中凡四見，說秦國後來將稱王天下。按：《周本紀》與《秦本紀》等所載太史儋語，與本傳所載“離”“合”正相反。 ⑤段干——魏邑，今何地不詳。 ⑥漢孝文帝——漢文帝劉恒，前179年—前157年在位。 ⑦膠西王邛（窮 qióng）——高祖庶子齊悼惠王子，文帝封為膠西王。太傅——國君的最高級顧問官。 ⑧齊——今山東泰山以北黃河流域及膠東半島地區，為戰國時齊地，故稱。 ⑨紕（觸 chù）——同“黜”，排斥。

同，不相为謀”①，豈謂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靜自正②。

庄子者，蒙③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④吏，与梁惠王、齐宣王⑤同时。其学无所不闢⑥，然其要⑦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⑧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⑨，以詆訾⑩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虛亢桑子⑪之属，皆空語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⑫，指事类情⑬，用剽剝儒、墨⑭；虽当世宿学⑮，不能自解免⑯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适己⑰，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⑱。

楚威王⑲聞庄周賢，使使厚币迎⑳之，許以为相。庄

- ①道不同，不相为謀——見《伯夷列傳》6頁注①。 ②这句說：老子之道，主張无为而听任自然的变化，清靜而自得事理之正。 ③蒙——宋国邑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 ④漆园——地名，古属蒙县。 ⑤梁惠王——战国时魏君，姓姬，魏氏，名罃（英 yīng），前370—前319年在位。齐宣王——战国时齐君，姓姜，田氏，名辟疆，前320—前301年在位。 ⑥闢（盍 kuī）——同“窺”，探視，这里是钻研、浏览的意思。 ⑦要——主旨。 ⑧大抵——大略。率——都是。 ⑨〈漁父〉、〈盜跖〉、〈胠篋〉——均《庄子》书篇名。 ⑩詆訾（底子 dī-zǐ）——毀辱。 ⑪畏累虛亢桑子——《庄子·庚桑楚》：“老聃之徒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畏累虛即畏垒之山，虛同“墟”。亢桑子即庚桑楚。 ⑫属书离（利 lì）辞——連綴文字以成辞句。属，連属。离，附丽。 ⑬指事类情——表达事理，形容情状。 ⑭剽剝——攻击。儒、墨——春秋、战国时期两大著名学派儒家和墨家。 ⑮宿学——权威学者，飽学的老前輩。 ⑯不能自解免——都不能免于遭受攻击。 ⑰洗洋自恣以适己——意謂庄子文章汪洋浩漫，纵横放恣，以适合自己的情性。洗洋，同“汪洋”，本指水宽广无边际貌。 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所以统治者不能器重和引用他。 ⑲楚威王——名商，前339—前329年在位。 ⑳厚币——重礼。迎——聘請。

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牺牛①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綉②，以入太廟③。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④，豈可得乎？子亟⑤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⑥，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⑦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⑧，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子之學，本于黃、老⑨，而主刑名⑩。著書二篇，號曰申子⑪。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⑫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

①郊祭——祭天地。牺牛——祭祀所用的牛。 ②衣以文綉——給它披上有花紋的綢緞。文，畫。 ③以入太廟——牽到宗廟里去。 ④孤豚——小豬。 ⑤亟（即jí）——急，快。 ⑥無為有國者所羈——不願受統治者羈束。 ⑦京——鄭國邑名，故城在今河南滎陽東南。 ⑧木——法家的刑名法術之學。干——求，指求官。韓昭侯——韓國君，前358—前333年在位。 ⑨黃、老——黃帝和老子。先秦儒家只談堯、舜而不提黃帝，道家為了和儒家爭奪學術地位，捧出傳說中較堯、舜更早的黃帝來與老子并尊為道家的創始人，故漢時有“黃老之學”的稱呼，實際即指道家。 ⑩刑名——刑，同“形”；刑名，即實與名。法家主循名責實，以推行法治，故稱。一說刑即指刑罰，亦通。 ⑪申子——書早佚，有《大體篇》保存於《群書治要》中。 ⑫諸公子——指貴族子弟。

俱事荀卿①，斯自以為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②，韓王不能用。于是韓非疾治國不務③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④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實⑤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⑥，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⑦。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⑧。悲廉直不容于邪枉⑨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⑩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⑪，終死于秦，不能自脫⑫。……

①李斯——楚上蔡(現屬河南)人，戰國末年入秦，先後任廷尉、丞相等職。後為趙高所忌，被殺。事——服侍，這裡指求學。荀卿——戰國末期儒家代表人物，唯物主義思想家，見《文選》第41號《天論》作者介紹。②韓王——韓王安，前238—前230年在位，是韓國的最后一个君主。③疾——痛恨。務——致力。④勢——權勢。御——駕馭，控制。⑤舉——任用。浮淫之蠹(渡 dù)——指文學游說之士。蠹，蛀蟲。韓非認為文學游說之士，于國無益，故稱之為“蠹”。功實——指務功利實際的人。⑥儒者用文亂法——指儒生搬用《詩》、《書》，是古非今，擾亂國家法制。⑦介——甲，指武士。這句說：國家安定時就寵信那批有浮名虛譽的文人，一到形勢緊急，才任用披甲帶冑的武士。⑧這句說：平時培養的人，不是今天所要使用的人；而今天所要使用的人，却不是平時培養的人。⑨邪枉——奸邪不正。⑩《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均韓非書中篇名。《孤憤》，憤孤忠梗直不容于時。《五蠹》，政治上的五大危害。《內外儲》，《內儲》提出國君制馭臣下的方術，制之在己，故叫“內”；《外儲》建議國君觀察臣下言行以定賞罰，賞罰在彼，故叫“外”。《說林》，廣說諸事，其多如林；說，讀如“稅(shuì)”。《說難》，分析游說諸侯欲求言听計從之難。⑪具——齊備，完全。⑫以下為《說難》原文，今略去。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①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之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②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③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④。”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⑤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⑥，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⑦。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⑧。莊子散⑨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⑩。申子卑卑⑪，施之於名實⑫。韓子引繩墨⑬，切事情，明是

①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後稱始皇帝，前246—前210年在位。

②始——原先。 ③姚賈——時為秦上卿。 ④不如以過法誅之——不如加以罪名，依法處死他。過，罪過。 ⑤遣（位 wèi）——送給。

⑥韓非欲自陳——韓非想向秦王當面剖白。 ⑦多有——不少人都有申不害和韓非的著作。 ⑧這句說：老子所看重的“道”，是主張排除成見（“虛無”）使主觀適應客觀（“因應”），听任事物自然的變化（“無為”），所以他所著的書，很多措辭微妙不易理解的地方。 ⑨散——推演。 ⑩這句說：莊子推演老子關於道德的學說，放言高論，而要旨是歸本於自然無為的道理。 ⑪卑卑——自己勉勵之意。 ⑫這句說：申子經常勉勵自己，很講究循名責實的道理。 ⑬繩墨——木工用以正曲直的墨綫，引申作標準解。